

清苦寂寞 这条路很窄但很长

来到地铁1号线官任站旁的厦门图书馆集美新馆,走进文史专家何丙仲手书馆名的“古籍文献馆”,踏上与其他馆区完全不同的深色木地板,再穿过中国风的屏风和各色古籍……原本燥热的心已降了温。拿起一本线装书,心仿佛穿越到了那些个对月抚琴的年代。

出现在面前的古籍修复师柯菁,居然是位戴眼镜大眼睛圆脸的爱笑女孩,声音活泼得像流动的小河。她边笑着跟我们打招呼,边换上自己专属的工装,然后拿起烧好的水,挖出一小勺淀粉,开始她的每天“第一课”——调浆糊。

在一个红红的大案桌旁,在一大堆奇形怪状的工具边,自嘲“差生文具多”的柯菁边操作边接受采访。我们注意到,那些工具是方形铁锤、小棕刷、喷水壶、裱板、补书板……

文/叶玉环
摄影/谢培育



■柯菁在对古书叶做“诊断”。

恋老手艺 之 古籍修复②

师从名师走上“大道”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而且还乐此不疲。”来自莆田的柯菁快人快语。

2006年,刚刚22岁的她从集美大学中文系毕业进了厦门市图书馆。2007年,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柯菁和同事被单位选送到国家图书馆,参加第一期为期3个月的古籍修复培训,2011年又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古籍修复提高班培训。

两次培训她都是师从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杜伟生。杜伟生曾主持过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珍贵古籍修复工作,柯菁至今仍为有幸能成为杜伟生的弟子而庆幸,因为杜伟生带柯菁走的是“大道”。

杜伟生从前辈修复《越成金藏》及自己在英国修复敦煌遗书经历中汲取经验,确定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2001年,杜伟生还执行制定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这位毕生情牵古书的老师,把赓续文脉看成自己的责任。而柯菁也认为,修复古籍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情怀,是今人送给后人的礼物。

“也许这本古书现在还不是善本,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可能其他版本遗失或减少,它就成了善本,弥足珍贵。所以,我要好好珍惜接触到的每一本古籍,让它们在我手中焕发生机。”柯菁说。

修复路上有苦有乐

杜伟生老师有一句话,柯菁记得最清楚:“古籍修复这条路很窄,但很长。”

窄是因为古籍修复很清苦很寂寞,从业人员极少。

为什么少?柯菁认为,虽说很多技巧“说破了不值钱”,但古籍修复对从业者还是有很高的要求。既要有全面的专业素养,又要耐得住寂寞,还要能不断研习敢于创新。

柯菁和她的同事杜亚平曾历时三个多月共同修复,才把厦门话韵书《渡江书》的古书修好。当时这部书遭受虫蛀、破损严重,翻也翻不开、几成“书砖”。柯菁和同事们几番“诊断”定下修复方案,通过配纸、清点、标叶码、补洞、溜口、喷水、压平、折叶、剪齐、锤平、压实、上纸捻、护叶、封皮、

打眼、定线、贴书签等流程,把原来上下两册的字典修复做成四册的古书。由于心怀感激,这部闽南话字典原件收藏者、厦门晚报闽南话公益培训老师、厦门首批闽南话测试员考官林伟志把它寄存在市图书馆古籍文献馆内,他说:因为是古籍修复赋予了它新的生命。

“大功告成”的欣喜是短暂的,古籍修复更多的是日常的单调、周而复始的工作:调浆糊、补洞、锤平、压实……这对于一个爱美、爱笑、爱说话的人来说,是很艰难的一件事,而柯菁做了16年,平均每年修复的古籍书页近4000张。

她说自己像杜老师一样,“接触的珍藏古籍越多,越修越胆小、越做越谨慎”。

古老行业重获生机

柯菁说,古籍修复的意义被重新挖掘,近年来受重视程度也提高了很多。许多高校都在开展抢救式的学习,打破了以前仅限于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承传办法。这个古老的小众行业,在2007年前全国从业人员不足百人,但现在从业者日渐增多,让古老的行业充满了新的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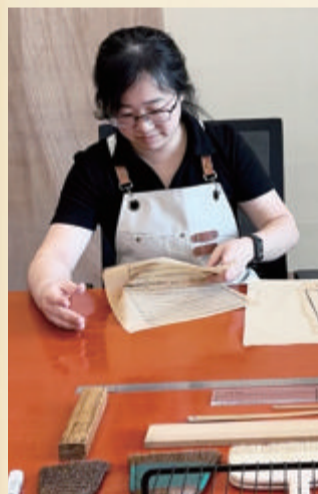
她说她很幸运,在厦门,这项技艺得到足够的重视。2020年6月,厦门大学图书馆获批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聘请杜伟生为传习导师,在厦门开展古籍修复、书画修复装裱技艺等传习工作,柯菁和同事有幸多次参加传习所的学习活动。

在杜伟生老师指导下,柯菁就和同事杜亚平用纸浆补书技艺合作修复完成了清末刻本《监略要注》。

古籍修复,古老的行业充满新生命,“路虽窄,但却很长”。

2023年,杜伟生又受邀来厦传授拓片修复与装裱的操作技艺和理论知识,柯菁又学到了新技能:对破损的馆藏拓片进行修复。修复之后还有拓片装裱,即根据拓片面积的大小,采用适宜的装裱方法和形式,使拓片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利用。

学了这么多技能,柯菁干脆和同事们一起组织了一场“古籍里的非遗”游园会,通过拓碑、刷印、装裱等实际操作,让人们体验藏在厦图里的“非遗”,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魅力。



■柯菁的工作台。



■经过锤打后的书页被送到一台专用机器上压平。